



跨入腊月，和住在香港的母亲视频聊天时，她话语里便会反复提及一句话：“呀，年节到了，年节到了。”言语中透着习惯性的焦虑，最近又唠叨她的表姐这两天蒸了九斤甜糰要分给孩子们们。

母亲说的是闽南话，闽南话里的甜糰是年糕中的一种。闽南的年糕花样繁多，其中数甜糰最常见，也最不可或缺。母亲五十岁去的香港，也尝试在香港蒸过一次甜糰，可惜厨房的灶台太小，炉具太小，没有蒸成。环境改变了，空间窘迫了，多年的习惯不得不放弃。有些缺憾是春天萌发的细芽，一到时节便会冒出来，压也压不下去。我明白母亲的心思，她在香港三四十年的时间里，每临近过年，内心涌动的依然是闽南乡下老家的情怀。

自从她结婚，每年春节前要大张旗鼓蒸糕蒸糰。“20斤甜糰、20斤咸糰、10斤芋圆、10斤碗糕、10斤地瓜粉糰……”母亲没讲完，我的头已经晕了。回想起这些，母亲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，当年怎么有那么好的精力去做完这些。

不得不佩服母亲那一辈生活在农村的女人们。她们似乎无所不能，养育子女、下地种田、操持家务。在物资贫乏的年代，她们从田地里刨得粮食，再用巧手变出各种美味的食物。在闽南一年四季花样繁多的年节里，将不同的美味端上餐桌。正月十五的元宵圆、端午节的粽子……哪一样难得倒她们？她们就有这样的本领，在厨房里蒸腾出每个年节相应的食物，在我们的记忆里种植下家乡年节固有的味道。

每年春节，母亲蒸出来的甜糰，是我们年夜饭的一道佳肴，吃了年糕年年高嘛。我的三个哥哥较之父母更早到香港，一年难得回乡一两次，年底必定会回乡下过年。母亲怜惜在外打拼的孩子，会关切地在电话里问他们年底回家想吃什么。得到的回复基本就是母亲养的鸡鸭和亲手

“黏”味

□王燕婷

做的糕糰。年复一年，母亲做糕糰的水平越来越高。大哥爱吃甜糰、碗糕，二哥对芋糰情有独钟，三哥喜欢咸糰。

除夕夜晩，一家人团团坐好。母亲将甜糰切片，沾上打散的鸡蛋，下油锅炸。本来坚硬的甜糰，给它们点温暖，渐次变软，恢复刚出炉的状态。出锅的甜糰片四周冒着细细密密的小气泡，散发着甜丝丝的味儿。冒着热气的甜糰黏性极强，片与片间稍微一接触立马黏在一起。待到甜糰端上桌，只要其中一个人筷子一伸，整盘的甜糰都会被夹起来，然后，你扯一块，我拉一块，一张张脸儿在屋内的火烛照耀下通红通红的。大伙嬉闹声一点都不输屋外地动山摇的鞭炮声。

过年在香港，母亲不做甜糰等年糕，但是甜糰之类的年糕必然会有。有时亲朋好友送，有时自己去买。香港的年糕花样百出，除了传统的用糯米制作成的年糕外，还有用萝卜、马蹄、芋头、腊肉等等原料制作的各式年糕。年糕经常标着某个大酒楼的牌子，用精美的纸盒包装着，更像身着华丽服饰的尊贵客



(CFP 图)

人，感觉与它们之间始终有一道礼节上的距离。吃年夜饭时，碰上的甜糰要么过硬要么过软，或者其实也不硬不软，只是不符合我内心二十几年反复沉淀下来的一个“黏”度的标准。我当然也不知道这年糕是出自谁的手，它们大概都是流水线出来的，大多都极工整，边缘绝不旁逸斜出，圆得合乎标准。

儿子在外求学多年，每年春节回来前，我也是照例会问他过年想吃什么。他每次都有点为难，给不出答案。他在另一个都市里学习，喜欢上了那个都市的包容与大气，喜欢上了那个都市的女孩。母亲厨房里头那套蒸煎炸炊的本领，我一点也没学会。现在的年夜饭也简单，订上一盆盆菜就解决了。然而，我是否该努力点，做一道菜，在他的味蕾留下关于年节的独特记忆？



兰香悠悠

□黄碧云

“兰生幽谷无人识，客种东轩遗我香。”兰花深深眷恋人间，或在林泉山坳静静幽居，或于屋舍庭院热烈舒展。

犹记踏入一百岁老人的庭院中，兰花簇簇，芬芳四溢，邻里间亦是兰影摇曳，这养兰之风在村舍间盛行不衰。每逢新春，兰花更是成为迎新纳福的使者，延续着古镇的温情与传统。

家乡是茶乡，处处飘散着清幽兰香。这茶与兰花皆具高雅品性，人们将对兰花的钟情融入制茶工艺，茶的花果香里，兰花香最为出众。半发酵的神奇工艺，让醇厚茶味与淡雅兰香浪漫邂逅。沸水倾入，香韵升腾，金汤璀璨，滋味醇厚回甘，宛如山水般质朴，又似人情悠长。

这里的人恰似兰花，质朴且坚韧。他们在山水间默默劳作，守着内心的安然与芬芳，用勤劳和善良编织生活的锦缎。面对生活的风雨，坚毅如兰叶傲立；心怀希望之光，似兰花吐露芬芳。茶香、兰香与人文之香相互交融，形成了一种独特而迷人的气息。茶之醇厚、兰之清幽、人之纯善，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画卷。

遥念孔子以兰之高洁喻君子之德，兰香自此在岁月中轻舞；唐太宗李世民于宫廷盛宴中对高台兰花倾心，赞其君子风范可为百官楷模。此后，兰在宫廷与文人雅士间风靡一时，赏兰、咏兰、绘兰成雅事，君子形象镌刻心间。

我与兰花的缘分始始于一个兰花展。当时，我带着学生穿梭人群，一先生静立幽兰前，目光深邃，手指缓缓抚过兰叶，醇厚的声音流淌着岁月的故事：“兰是自然的精灵，真心待之，方得芬芳。”那轻轻的触碰，宛如钥匙开启了我与兰的缘分之门。此后，我陷入“兰坑”，开启与兰的相伴之旅。

在自家阳台，我养了几十株兰花，有质朴的建兰，有温润的荷荷。兰根遒劲有力，似岁月的手指紧扣石砾；新芽娇柔嫩绿，如懵懂的孩童迎接晨光；兰叶修长飘逸，像翠玉的丝带，叶脉书写着生长的诗篇，或似蛾眉婉约，或如长剑坚毅。

花期至，便是兰花的盛大舞会。花瓣或圆润饱满，仿若朝露卧于碧荷；或纤细窈窕，恰似霞丝飘于天际。花色白里透粉，宛如少女的绯色羞赧。它们亭亭玉立，于微风中轻摇曼舞，清香袅袅，丝丝缕缕，如梦似幻。我常沉醉花前，看花开花落，仿若聆听生命的浅吟低唱。赏叶，则是一场漫长的修行，看叶片在四季光影里变换色彩，感悟生命的顽强不屈。

于那方山水，于我家阳台，兰香与茶香交织缠绵，恰似生活的细碎音符，在岁月里悠悠奏响，绵绵不尽。兰花，是心灵的诗意原乡，是你我共同的美好期许，承载着悠悠情思与雅韵，在时光长河中永恒绽放，芬芳四溢。而那一抹人文之香，更是为这片兰香茶香晕染了一层温暖而深厚的底色，成为心中永恒的眷恋与骄傲。

新年

□飞雪

新年的太阳在每一条道路种下橙子一样的光芒
多么好，我们换上了岁月的新衣裳

我原谅了自己
原谅那些懊恼、无知、莽撞和偏执
我继续接纳自己
像接受皱纹和白发
接受下一个历程的风雨

水仙花吐露金色愿望
榕树继续撑起绿云般的翡翠

多么好，愿时光温柔慈爱
愿我新年写下的词语
在糖水般的祝福声里
变暖，变亮，变得五彩缤纷



(CFP 图)

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转眼又近腊月廿四“筦尘”日，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，闽南的大扫除陆续拉开序幕。

勤劳的惠安女自然也是当仁不让，忙着在家中扫尘掸灰。

以前，母亲会在日历本上挑选一个好日子，用镰刀割来一大把菅芒（长芒草），因为菅芒叶子比较长，从中折下来后“中骨”硬，更能打扫到边边角角的尘灰，所以，母亲年年都是用菅芒扎

筦尘

□陈君云

的工具来扫尘的。

母亲先是把割来的菅芒对中折下来，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，用红布条把菅芒牢牢捆在竹竿的一头。这样，轻便又好用的扫尘去灰神器就制作好了。母亲戴着黄斗笠，这样灰尘就不会落在脸上、飘进眼里。不用爬梯子，也就自然不用有人帮着扶梯子，她凭一己之力，手执竹竿一头，用巧劲一挥，沾在屋檐下的蛛网、躲在墙角里的尘污、落在窗台上的灰土，在几个来回走动间，几番菅芒擦拭，就无影无踪了。打扫后的房屋，好像是拨云见日，亮堂亮堂的。

母亲说，打扫完的菅芒还不能丢掉，要留着，还有使命。到了除夕那天傍晚，家家户户都在家门口“发火盆”，她就把这菅芒拿出来点燃，把火烧旺，让哥哥在火堆上跳过去跳过去。而我和妹妹就在旁边拍手助威，大声地喊着：“发哦发哦……”母亲忙着一边喊着“发哦发哦……”一边用汤勺铲一点烧过的草灰，小

春联往事

□沈贵芳

记忆中的年，总是欢欣相似的。大红色是主角，红灯笼、红衣裳、红广告牌……在这抹红色中，脱颖而出的，是红灿灿的春联。

进入腊月，父亲的头等大事就是写春联。由于亲戚朋友很多，父亲总要记录下各家各户需要的数量，包括哪家的春联需要大尺寸的，哪家住老厝需要多写几副。红纸早已裁好，父亲在天井摆好八仙桌，将墨汁倒进小碗，狼毫笔尖在温水里泡开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一声吆喝响起，我就像书房里的童子，神态虔诚地在一旁侍奉。我伸出两只小手帮父亲拉对联，墨香氤氲，笔走龙蛇，偶尔那几笔飞白，看得我惊叹不已。父亲不时瞥我一眼，看我是否专心，只怕未干的墨汁在纸上流，篡改了字形。写好了一联，父亲端详着看，而后和我各牵着一头的纸角，轻放到天井的地面上晾晒，几乎要行跪拜礼的样子。

父亲开启写春联的大工程，多半是在一个晴朗的夜晚。除了使唤我这个小书童，他还会交代哥哥在一旁冲泡铁观音。茶韵伴墨香，欢喜和温暖像溪流轻轻地流淌。父亲站久了，轻轻地捶了捶后背，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又唤哥哥播上几首南音。深深浅浅的墨痕和着南音的旋律，在红纸上缓缓地荡漾开去。“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这样的情景，多年以后回想，烦恼和忧愁也能烟消云散。我想，父亲是懂仪式感的，写春联的日子，近似节日，而这个节日，总要颜色、味道和声音三者结合才算完满。

亲戚朋友的春联写好后，该写自家的了。父亲乐呵呵地翻出一本《对联集锦》，

让我选春联的内容。那时我喜欢“风花雪月”，选的无非是“绿竹别具三分景，红梅正报万家春”这样的春联。父亲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也不是不好，只是不如直接体现美好的愿望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写给亲朋好友的春联，都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。比如做生意的是“货如轮转财源广，客似运来利路通”，新年添丁的是“新丁入户全家喜，雏凤啼声满座欢”，家有高考生的是“驰骋直奔千里远，翱翔必指九天高”。当然，家乡人写得最多的还是“和顺满门添百福，平安二字值千金”之类。是啊，你我凡俗之人，“平安”二字就是新年最美的憧憬了。

除夕日，父亲写的春联派上了用场。他往春联的背面刷好面糊，搬来梯子，喊我站在他身后一米开外的地方看。“齐不齐啊？哪边高？”父亲一连串地问，终是不放心，又喊来手上还粘着做糰米团的母亲，要她也来目测，仿佛春联

贴得不像样，一年的日子也要不像样。可如此慎重的父亲，有一年，竟没有责怪把上下联位置贴反的哥哥。他站在门口，先是瞪大了双眼，慢慢地在一片红色的喜气里，眼神柔和，摆摆手，对哥哥说：“罢了，就这样吧！正倒好！正倒好！”

裁春联剩下的红纸条，父亲自有他的用途。吃过年夜饭后，全搬出来，裁成一片片小正方形，写上“春”字或者“福”字。家里的米仓、煤气炉、衣柜、水仙花盆、糖果盘，一一都贴上红纸片，迎宾似的，一片喜气。父亲的车也贴上红纸片，弄得像是接新娘的婚车。在父亲看来，那些陪伴了我们一年的老物什，都是有功劳的。

多年后，我也成了那个写春联的人。回想少年时父亲对春联的敬重，蓦然懂得，其实，父亲是借春联在致敬岁月。他对日子，是从骨子里怀有敬重之心的。“一年忧喜今宵过，两鬓风霜明日新。”一副春联，一种辞旧迎新的仪式，告别昨日的忧喜，期待明天的崭新光景。这样的神圣仪式，总让我感动。

过年忆趣

□苏俊楠

又要过年了，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的许多趣事。

吃过年夜饭，外婆很认真地叮嘱我们：“你们这些‘团仔’听着，明天就是正月初一了，要记住，接下去两天不要扫地，不要到井里打水，不洗衣服，不要随意拿菜刀、剪刀。”

母亲补充道：“还有不骂人，不说不吉利的话。还要小心，不要打破东西。”

“哇，这么多的‘不’。”我很夸张地扳着指头数了起来，“一共有七个‘不’，看来得好好背诵，不然忘了怎么办？”

大家都被逗笑了。

“噢，对了。妈妈、外婆，这两天你们也不能骂我们。”我像突然发现什么似的，兴奋地说。

外婆笑着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大家都一样的。怕你们‘团仔’忘记了，所以才要特地交代。”

我一副很开心的模样。

姐姐大叫起来：“看来弟弟是想干坏事了。”

母亲忍不住笑道：“只要你不调皮捣蛋，谁会骂你？”

父亲在一旁接着说：“泉州过年是有

很多讲究的。还有，正月是不能要债讨钱的。过去泉州‘年兜夜’，很晚了还有许多商家的手提着灯笼在外讨债。有的穷人欠债只好躲到庙观里。那里会请戏班子演戏，一来图个热闹，二来演给躲债的人看。要债的是不许到那里要债的。”

姐姐问：“过年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禁忌？”

父亲告诉我们，过年的许多禁忌是有寓意的。不扫地，意思是新年迎祥纳福。不从井里打水，不洗衣服，是害怕终年劳累。不讨钱、不骂人，不说不吉利的话，也是为来年讨个吉利。早年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年不能吃稀饭，避免以后外出半途遇雨。吃米饭配的青菜要整叶煮，说是长命菜。不穿旧衣裳，要穿新衣，以示去旧迎新。

“果然寓意很好。”我吐了下舌头，说：“可是要是忘了，或者一不小心犯忌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那你只能全年‘吃糜配咸菜’了。”母亲打趣道。

母亲将大厅摆放的八仙桌围上了刺绣精美的红色绸缎桌裙。桌裙绣的是朵朵祥云，一条金光熠熠的神龙张牙舞爪穿行其间，富丽堂皇。

我很好奇，用手摸了摸，仔细看了又看，说：“这桌裙绣得好精致啊，竟像浮雕般的凸起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”

母亲说，她曾经看到有人专门绣这种桌裙，要先在绸缎上描图，依照图案缝上纱网，然后往纱网里塞棉花，整个轮廓凸显出来，再用金线绣。说起来简单，绣起来可费工夫了。要绣得像这样活灵活现更是不容易。

父亲说：“这是我们泉州独有的‘金苍绣’，据说工艺源自唐时‘盛金绣’。”

想不到在我们泉州，随便一样东西都是很有来历的。我在一旁不禁感叹道。

母亲和外婆在八仙桌上摆放碗糕、炸鱼、醋肉、卤猪脚、醋醋排骨、肉丸子、豆腐、芋头等美食。

我急不可待地说：“这些我懂，寓意明年有好吃的。”

姐姐说：“就知道你是贪吃鬼。”

大家都开心地笑了。

许多年过去，想起小时候过年的趣事，还是觉得蛮有意思的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也因此有了不同的风土人情。泉州过年的诸多风俗，其实也就是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。

征稿启事

在闽南乡音里，“厝边”一词绘出了邻里温情的轮廓，而那缕过年时弥漫在“厝边头尾”的烟火气，便是人们口中的“年味”。

儿时，年味是期盼与憧憬；长大后，年味变成牵挂与乡愁。年是什么滋味？每个人有各自体认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，《清源》副刊开辟“厝边年味”专栏，邀您漫步于市井之间，感受筹备年货的欢腾与欣悦，聆听团圆饭桌上的细语与佳话，欣赏民俗风情的绚丽与魅力……在浓浓的年味里，我们诚邀您共忆时光，共话年俗，共叙乡情，共迎新岁。

投稿邮箱：qingyuan@qzwb.com（请注明“厝边年味”征文）
投稿热线：0595-22500062
截稿日期：2月10日



泉州蛇年春联

●龙腾沧海欣辞岁
蛇舞桑田喜贺年

(黄志专)

●蛇舞云天看丰年锦绣
龙吟瀚海书盛世华章

(王光坝)

●龙翔豪杰风云会
蛇舞山川气象新

(丁炉)

●金蛇献舞开新历
古邑飞歌踏锦程

(王平山)